

3 秒内,射向劫匪的子弹一共 23 发。“遮光窗帘使屋子里漆黑,我们是对着一个人影射击。”许越峰队长说。当时是 11 月 17 日早上 7 点 3 分,从劫匪闯入别墅开始,已经整整过了 24 小时

温州劫持人质案 24 小时

4 名反恐小队成员破门瞬间,两人半蹲以盾牌护住唯一的女人质,两人站着逼近人质身后的人影,以火力围成弧形。“我走过去的时候,歹徒的眼睛睁着,嘴和手动了一下,就没了气。”温州武警支队副参谋长董夫钺紧随反恐小队冲进房间。“我上去把他手里的枪拿下来,战士们枪口还对着歹徒,几乎瞬间已经打光了所有的子弹。人质全部安全,劫匪击毙!所有人都知道,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”他卸掉弹夹,那是一支仿 64 式手枪,一共 3 发子弹,一发已经上膛。

清晨的暴徒

陈安乐总觉得这一切惊醒了他的梦。“老板!”“爸爸!”11 月 16 日早上不到 7 点,他和妻子在睡梦中被眼前的 3 个人惊醒:一个是保姆,一个是 15 岁的儿子,儿子的头被一把手枪顶住,身后是一个身高 1.6 米出头的小个子男人,他一只手举枪对准孩子,正在慢慢走进卧室。

儿子陈锋穿着校服在吃早餐,准备上学去,保姆刚刚遛完狗买好菜回到家。这是温州入冬以来第一天寒流侵入,而保姆没关门。一直跟着她的劫匪先向小区门口的保安报出“我找 9 号别墅的陈安乐”,然后尾随保姆进了屋。劫匪用枪指着两人带他上楼进入主卧,大叫“别动!抢劫!”陈安乐夫妻坐起来之后,女主人利用丈夫的后背遮挡,迅速拿起床头手机拨通 110。陈安乐赶紧举起手来,为了掩盖妻子报警的声音,他大声对劫匪说:“有话好说!有话好说!”而在 110 报警电话上的记录是:6 点 56 分。劫匪将男主人的两部手机关机收缴在自己面前的小桌子上。根据陈安乐事后的回忆,劫匪把事先带好的尼龙绳交给了保姆,“让她把我们手脚绑起来,再让她把自己的脚绑起来”。

劫匪让陈安乐和陈锋躺在床上,女主人和保姆则躺在隔壁起居室的地板上。接警的 110 民警在 5 分钟后到达了典雅花园。陈安乐描述:“他听到警笛声响,就拉开窗帘,向外看了一眼,又从随身的皮包里拿出两包炸药,一手持枪,一手拿着遥控器,恐吓我们说,要死,5 个人一起死。”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民警张大明和重案组张学福说:“我们当时在楼下就开始叫房主,所有的窗帘拉着灯也关着,不知哪里有人,隔了好一会看见夫妻两人从三楼卧室的阳台上探出头来,他们表情非常紧张,女主人对我做出了手枪的手势,男主人比着‘1’”。陈安乐回忆:“枪就顶在我脑袋上,他让我说报错警了。”劫匪躲在窗帘后,现场的两个警察并没离开,因为女主人用温州话快速地说了一句:“手里有把枪。”

临近 8 点时,已经有警车开进了典雅花园。警方迅速征用了与 9 号别墅一楼之隔的别墅作为指挥部,小区内一共有 14 栋别墅,此后陆续又被警方征用了 4 栋。警力进入别墅区时,劫匪越来越烦躁,他拿枪逼着保姆,让她跳楼,保姆说自己只是个打工的,他又用枪指到女主人的嘴里,也逼她跳楼。劫匪命令陈安乐再次让警察撤离,陈安乐只好走到三楼阳台,对着民警说,家里没什么事情。但陈安乐用左手食指和拇指还是做出枪的手势。张学福拍拍自己腰间的佩枪,陈安乐眨眨眼。张学福说自己立刻心领神会,“‘没事就行了,那我走了!’我故意大声地喊”。

随着这第一批警力的离开,劫匪开始翻看室内财物。他从女主人手提包拿出一沓钱,又从梳妆台拿出一些首饰,还自言自语说“有钱人就是不一样”。陈安乐说喜欢的话可以都拿去,他说:“你以为我到这里就为了这么点钱啊,我要 300 万!”

游戏开始

约 11 点左右,屋子里因为劫匪的要求不能开灯和打开窗帘,光线黯淡。外面温州警方已经开始调集人马陆续悄悄进入典雅花园,而温州当地也陆续有媒体、市民赶到事发地点来。张学福以一个称职又较真的警察身份再次来到 9 号别墅,他说“我必须去摸清楚情况”。他直接要求屋主下来和自己对话,并且要追究他“报假警的责任”。劫匪终于同意让陈安乐下楼去“和警察解释清楚并把他们赶走”。这一次陈安乐得以被松绑下楼梯开开大门出来了。他身上带着自己的手机,被设置成免提,而劫匪用女主人的手机拨通,一直监听。

“我故意放大嗓门说普通话,你怎么能报



特警准备作战

假警?到底有没有事?”干了多年老刑侦的张学福演得非常不耐烦并且脾气差。“男主人也配合着说,‘一个和我有经济纠纷的朋友来了,我老婆没搞清怎么回事就报警,真的是报错了’。这些故意漏给歹徒的内容都是用普通话说的,但实际上我用非常快的温州话问他。我告诉他区委书记、市局局长全在这里救他们,他也非常快地用温州话回应我,劫匪江西口音,一把枪不算大,两包炸药还有遥控器,楼上 4 个人全被他控制在卧室。我们不断地在用两种语言交谈,温州话是我教他们怎么周旋,钱应该说取不出来要预约,但是一定要给劫匪钱,我还问他们在哪家银行有钱,稳住劫匪,拖延时间等等。”快速的温州话起到了非凡的作用,张学福给记者学了几句,这种方言不仅让外地人完全不知就里,甚至像外语一样连基本句子结构都听不出来。

“我要求男主人让他朋友露头让我看看,如果没事为什么不能看?家里还有没有人?有小孩怎么不上学,必须和我交代一下。”就在这样的磨蹭和纠缠中,陈安乐和张学福的交流时间过了 20 多分钟。在张学福的一再要求威逼下,劫匪居然拿起手机对张学福很客气地说起话来。“他说,‘这个事情是这样子……’说他和男主人有经济事务,已经解决了,口吻丝毫不慌乱,还像讲故事一样,语调谦和很客气,说给我们添麻烦了,自己不方便下来之类的。”

张学福最后一次训斥了主人之后,大张旗鼓地离开。当时小区里的警车已经有好几辆,防暴警察、刑警、民警都严阵以待了。但是指挥部商量好了,撤!全部拉开人马,车子故意还要绕别墅一圈,才浩浩荡荡地离开。警方骗过了劫匪,但此时间闻风赶来的市民和媒体已经越来越多,当地电视台甚至开始了直播。“几点几分,别墅一楼有灯光。几点几分,马尾辫女子下楼做饭。”为防止露馅,警方把典雅花园所有的电视信号和网络全部关闭了。“之前有案例,绑匪就是顺着媒体知道了警方的踪迹,一定要杜绝!”鹿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叶寒冰说,“信息时代警察要占据信息优势,让劫匪被封锁。”

这时的 9 号别墅周围已经被包围了起来。两名狙击手在正对着那间卧室的邻居别墅楼顶上瞄准,小区门口的计程车司机换成了便衣警察,摩托车自行车也都有便衣掌控,小区里增加了几个便衣盯点,这些暗中护卫没有轮换。警方预计匪徒将驾驶陈家车库里的宝马或奔驰跑车,逃向高速路或香格里拉酒店路线,已设卡开始严防。“我们不能让劫匪跑出温州去!”至少有 200 名警察,在自己的岗位上,冒着大雨守了 23 个小时以上。

局内人

陈安乐接到的第一个来自劫匪的指令,是去银行给他取越多越好的钱。陈安乐和妻子终于得以被松绑,只绑保姆和儿子陈锋在家。两个人以“只在乎人命”的态度让劫匪放松了不少。此时已经是中午 13 点 30 分左右,夫妻二人从别墅出来就迎面被张学福接到了安全清静的房间。同样的,劫匪依然认为可以通过手机免提来操控人质。但是张学福和陈安乐都找到了规律,只要在对话中夹杂方言就能蒙混,这一次张学

福扮演的是和陈安乐相熟的银行经理。“一开始两口子还很紧张,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,我怎么教他们就怎么配合。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,都很聪明和镇定。”张学福对着电话说:“300 万元哪个银行一次都取不出来,要预约的。”陈安乐则一再好言拜托着:“一定要用,急用,麻烦您。”两个人冷不丁冒温州话,张学福说:“要和他聊天拖他,争取吃饭时间,还有夜宵点心。只要你们下楼来就可以,制造多些开门关门的机会。”女主人则尽可能详尽地向其他警察描述屋里的状况。这次人质与警方的沟通,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。到 15 点多,夫妻二人才回到别墅,手里拿了 10 万元现金。

这 10 万元是指挥部准备好的。张学福让女主人不要把门锁死,“只要关上我就能打开”。“这次感觉到劫匪明显放松了很多,他见到了现金,尝到甜头。”陈安乐后来对警方说,劫匪拿到 10 万元的百元钞,翻来覆去数了足足 20 分钟,非常兴奋开心。“他对我打电话也很怀疑,让我打银行的固定电话而不能打手机号。”张学福告诉陈,钱要 17 日早上 9 点才能准备好。但劫匪并不放心,还调阅了通话记录,“还好我没有蒙他,确实打了一个银行的电话”。

因为只有一个人的力量,要面对 4 名人质,劫匪丝毫不敢懈怠。他连三楼主卧的房门也不肯再出来,更不用说去二楼和一楼活动了。“他的思路就是,已经骗过了警察,只要假装没事就行了,这看起来很简单。”张学福说,“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天罗地网。”

自以为演技出众的劫匪意得志满。他开始觉得饥饿,要保姆下楼来做饭。此时是 16 日晚上 19 点左右,屋内都是一天没进食的人,保姆和女主人于是是一起下楼煮面。已经躲在厨房角落的张学福就找到了机会,和人质小声耳语交换信息。“要和劫匪说话,瓦解他。”劫匪坐在电视柜上,4 个人质坐在床上,陈峰忽然想看电视,父亲赶紧制止,怕有与自己相关的新闻,打开电视看到雪花点,他才放了心。根据陈安乐给警方的口供,无聊的劫匪又问,“你一年能挣多少钱?四五百万有吗?”陈安乐为了表示自己不在乎钱,说还不止于此。他开始给劫匪讲自己的奋斗史,又允诺,“要给他安排工作”,为了让他打消戒心,还告诉他怎么逃离温州的路线。

楼上,是陈家夫妻俩费尽心舌的一夜。楼下,张学福没有穿警服也没有带任何武器,他的想法是,劫匪不可能也不敢下来,他只能把自己封闭在那个三楼卧室,万一他出来查看,自己就装作邻居来串门。从当晚开始,董夫钺带领的反恐小组 5 人小队已经进入了别墅,他们一直躲在一楼的地下室。没有人坐或躺,半蹲或跪了一整夜。按照警方指示,陈安乐开始和劫匪讨价还价。“主要是为了拖延时间。”而劫匪居然大方地把 300 万元让到了 228 万元。“他说这个数字好,吉利!”经过一夜闲聊,劫匪决定 17 日一早让小孩子去上学,“如果时间再长下去,我们夫妻可以去一个人上班。总之不能引起任何怀疑,他手里又总是握着一个人的命”。以往人质案中的警匪对峙这次变成了“大家来演戏”。

第一次战机出现在晚上 20 点左右,当董

夫钺带着人摸到门口。“突然发现女主人开门的时候,起居室的大镜子正好把我的脸照了出来,险些被屋里的劫匪看到。”晚上劫匪让男主人和孩子睡床上,女主人和保姆在起居室打地铺,这两个屋子连通,他坐在一个正好可以通观全局的角落里,大镜子就是他的最佳观测点。董夫钺做了停的手势,全体收队下楼。眼看晚上时间过去了,尽管人质们总找借口下楼,但每次回去,劫匪都会换个位置,和劫匪共处一室的又有两个或更多的人质,出现了好几次机会,警方还是没有出击。

就在隔壁别墅同样的房间里,另一组反恐队员从午夜开始练习破门而入救出人质击毙劫匪。他们都是“80 后”,从未执行过这样真实的任务。“我们练了 4 个小时,几乎有上百遍。”温州武警支队反恐队长许越峰说,他是队里年龄最大的,只有 29 岁,已经是资格最老的反恐队员。同样年轻的还有狙击手萧兵,他做了 4 年特警部队狙击手,平时最常见的任务是领导保卫和演唱会维持秩序这样的工作。凌晨 5 点半左右,指挥部给董夫钺发来信息:“解救人质,击毙罪犯!”许越峰等 4 人也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别墅一层。这时保姆得到劫匪允许,送陈峰“上学”,一出门就被警方接到了安全地带,而陈安乐谨记着警方的话,“多制造进出开关门的机会”。看着把烟全都抽完了的劫匪哈欠连连,他提出“去买点烟和吃的回来”,劫匪答应了。17 日早上 7 点 3 分,陈安乐不仅带回两包中华烟,也带回了反恐小队的 4 名战士。

没有谜面的谜底

9 号别墅紧挨着汤家桥路。外观和“典雅花园”其他别墅没两样,白色石质的表面,欧式的巨大窗户和约 3 米多高的铁门。别墅比普通的三层小楼要高。总面积 1000 多平方米,一进大厅顿感呼吸被拔高了好几米,外面看上去是三层,其实内部只有两层半,第三层是主人起居和主卧,二层除了楼梯,只有十几平方米是保姆的房间和洗手间,一层客厅挑高使房子里冷冰冰的,装修再豪华也显得非常空旷。一个户主说:“‘典雅’住的是有些年纪的老板们,不求奢华,图个方便。”

陈安乐就是这样一个老板,他是温州市金盛鞋业的董事长,虽然只有 40 多岁,长相却像操劳辛苦了一辈子,头顶有点秃,穿着灰黑色的夹克衫,表情僵硬时时陷入沉思。一位自称陈安乐朋友的受访者说:“他当然不算温州最有钱的人,过亿是有的,在温州干了这么多年,这点身家毫不稀奇。”

劫匪被击毙的第二天,万能的当地媒体已经去他江西的老家掘地三尺。他的赣州农村父母火速来温州,只看了尸体就匆匆离开,连骨灰也在家属意见书上写下“不要”两个字。劫匪林奇高,1984 年生,身高 1.65 米。他此前从未到过温州,初中毕业后离开老家,各地打工度日,也曾经开了快餐店亏掉 1 万块钱。这就是父母对他所知的一切。尽管媒体已经给这次劫持人质事件套上了“反恐”的标题,警方也完全按照对待突发事件的一套办法行事,可是回到林奇高身上,案件却充满了疑问与不可思议。“他一共踩了 7 个点,到事主家是一个随机选择。”鹿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叶寒冰说,这是事后对于林奇高的调查时发现的,林奇高已经记下了目标的车牌号、姓名和详细住址。林奇高的手段准备已经具备了温州警方出动反恐力量的必备因素——持枪,持爆炸物,既有足以致被害人于死地的武器,也有引发大面积恐慌血腥的准备。林奇高在 3 秒内被 23 发子弹打倒在地,武警迅速抱着两个炸药包冲向别墅区内的水塘,然而拆掉那红绿不停闪烁的遥控器之后发现,这炸药居然没有引信。

“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,”陈安乐的困惑大于任何人:“我想不通,为什么是我一家?”

(葛维樱 据《三联生活周刊》)

